

当代中国第一部各阶层多职业的女性口述实录

和女人 面对面

42个
女人的自述

鬼玲著



和 女人 面对面

42个女人的自述

魏 玲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女人面对面:42个女人的自述/魏玲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1999

ISBN 7-5059-2619-5

I. 和… II. 魏… III. 纪实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
.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2271 号

书 名	和女人面对面—42 个女人的自述
作 者	魏玲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戴东
责任校对	甘星光 韦月珍
责任印制	邢尔威
排 版	北京文籍激光排版厂
印 刷	彩桥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236 千字
印 张	10.5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6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619-5/I·1950
定 价	1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目 录

A 底层奋斗

太阳每天从这里升起	(3)
我最高兴的是独立	(8)
“面的”之路	(15)
风雨中的叫卖	(23)

B 站立街头

推销房屋的小姐们	(31)
受难高跟鞋	(42)
抛弃哲学	(47)
公关小姐好像海市蜃楼	(54)
北大女生：现实也是很无情的	(60)
做广告很辛苦，但运气很重要	(66)
做一个节目，就像生一个孩子	(74)

C 不甘平庸

- 下岗后,我觉得被社会抛弃了…………… (85)
- 面对遗憾,女强人要会调整自己…………… (99)
- 四十有感——不知初恋的滋味…………… (109)
- 当法官、当律师我都玩命…………… (122)
- 不能把病人的隐私对别人说,这是职业道德…………… (135)

D 挑战自我

- 在那儿不傍一个,日子不能过
——从手术室到东欧街头…………… (143)
- 记者圈跳出“面的”女老板…………… (154)
- 党委书记就缺心眼儿?我就不服气!…………… (164)
- 爱也电影,恨也电影…………… (171)

E 无憾翻篇

- 86岁送子观音…………… (183)
- 在外国人面前,不能低人三分…………… (189)
- 指挥:该不该由女人来做?…………… (198)
- 从高干病房到普通病房…………… (208)
- 家里装狗熊,学校里逞英雄…………… (217)
- 我们比男足付出的更多…………… (224)

F 理性思考

- 这一生活得很傻…………… (235)

来自“地球村”的关爱	(250)
上帝把天门向女人永远关上了	(257)
这个年代做好人是最不容易的一件事	(265)
海妖的歌声	(27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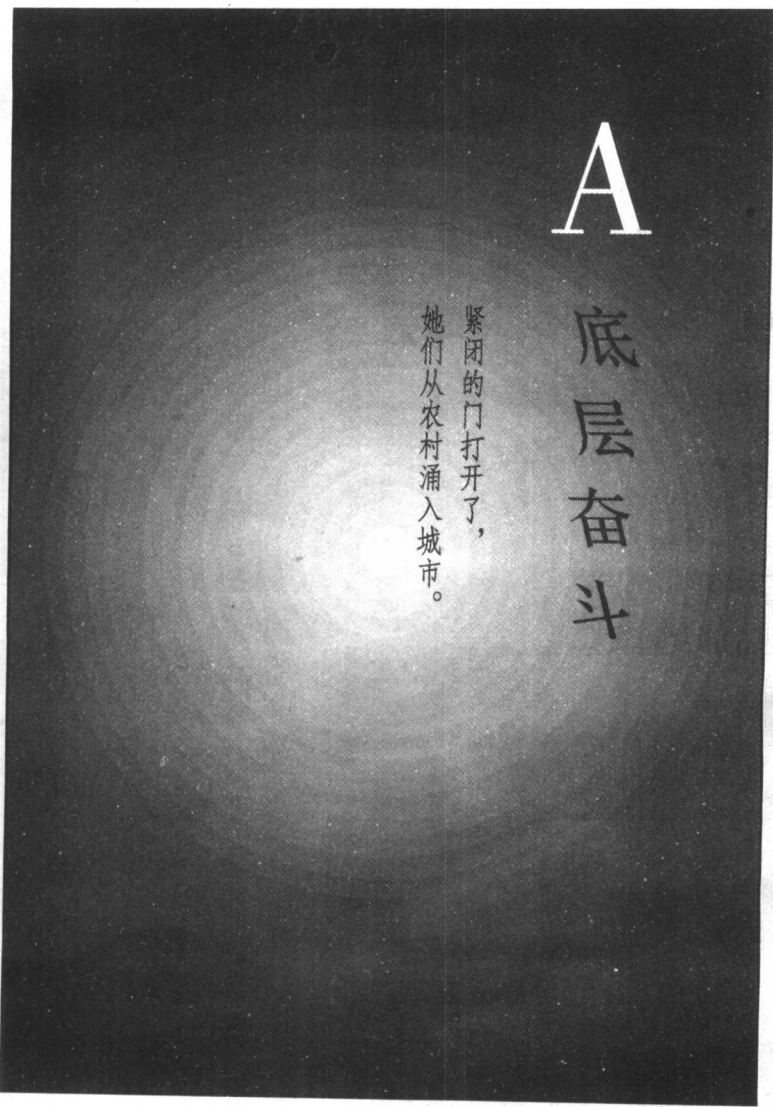
G 私人生活

单身俱乐部的感受	(285)
离婚十余年	(293)
重新选择	(299)

H 失落的灵魂

卖淫、吸毒……为什么？ ——天津女子劳教队 5 人谈	(311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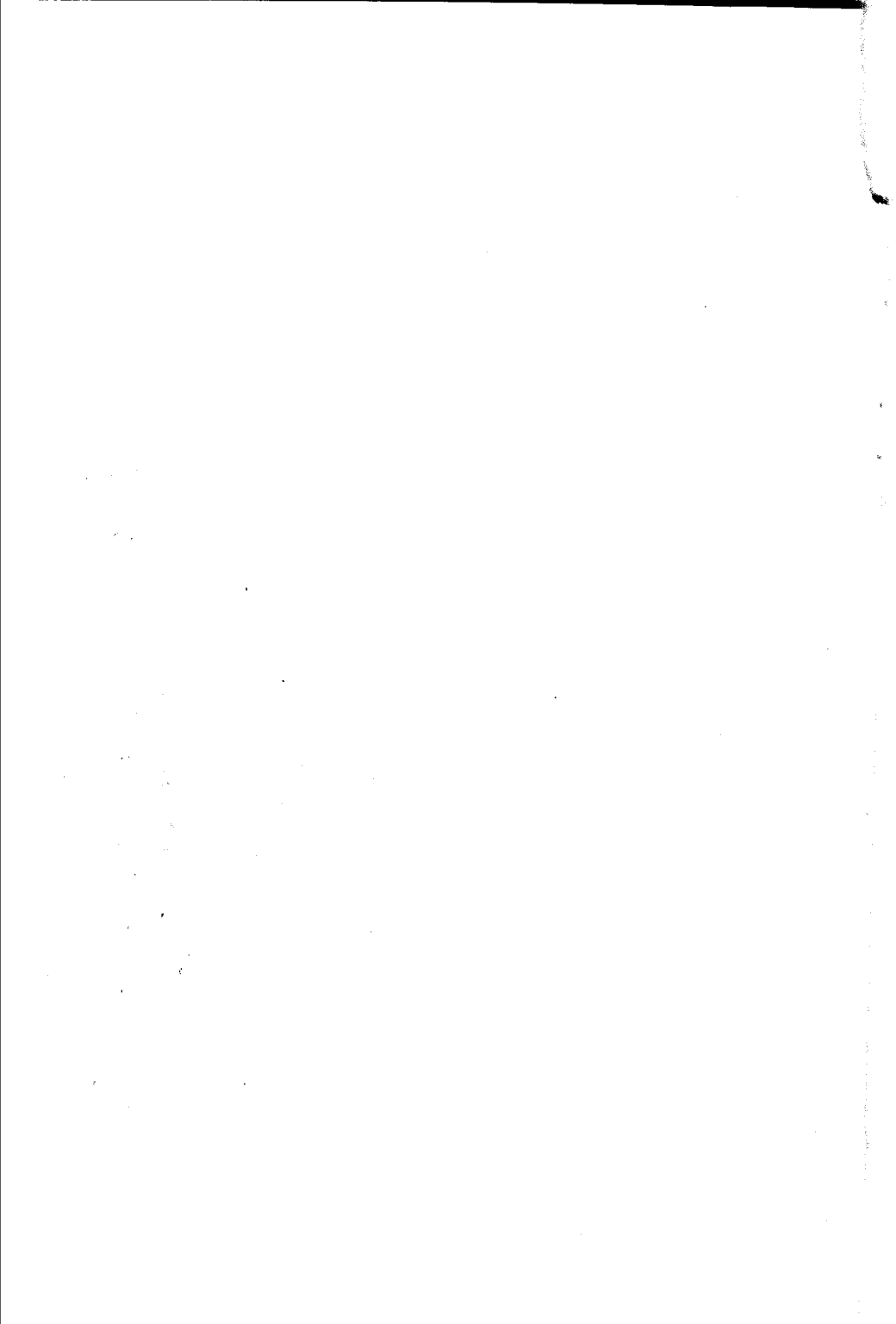
后 记	(323)
-----------	-------



A

底层奋斗

紧闭的门打开了，
她们从农村涌入城市。



太阳每天从这里升起

金香凤，36岁，浙江温岭农村来京修鞋工。

采访时间：1994年12月。

北京真正的寒冬到了：气温降到零下10度，最高温度也在零度以下。我按照她约定的时间来到她的鞋档前，天已黑尽。

她不在。“我妈妈买菜去了”，一个圆头圆脑的男孩对我说，他旁边还有一个男孩瞪着大眼睛看我。他们10岁上下，只穿着毛衣，在几乎露天的鞋档里等着吃晚饭。

鞋档极小，在许许多多的鞋的包围之中，有一个煤气罐和一些零乱的锅碗。

起初，在这一带修鞋的有好几个人，除了她，都是男人。渐渐地，他们都走了，只剩下她。而本是露天的鞋摊儿竟变成了一小摊档，不仅修鞋，还卖一点鞋。

“我妈回来了！”暮色中她向这边走来。壮健的身体，走得很有劲。她看见我说：“哎，我还没做菜呢。”她放下手中的西红柿，要做个番茄鸡蛋汤，又打开锅盖给我看，稠稠的大米粥已经煮好了，旁边还放着一些豆包。

她一直穿着件半长不短的薄大衣忙活着。三人终于开始吃饭，各找各的地儿。她的两个儿子吃得很香。我站了40

分钟，脚已经冻得发僵了。

终于，她让我跟她一起回家去。尽管，我想到了她的住处一定很简陋，但事实还是超过了我的想像。那是在一栋宿舍楼的墙外，贴着墙用木板等搭起的一个小窝棚，低矮的门几乎擦着我的头顶，屋里的四壁都糊着报纸。只有一张拼搭的“单人床”，床上堆着破旧的被褥。余下的地方，窄得还没有一张单人床宽。墙边立着一个折叠床，她说这是给两个男孩合睡的。墙角的破凳上放着一个 14 吋黑白电视机，算是最贵重的东西。

屋里没生火，实在小得无法生火。我和她坐在床上，听她说。

我是 1984 年从浙江温岭县农村来北京的，那时我 26 岁。家里特穷，连房子都没有。地少人多，种的地不够吃。我做月子都没的吃，到处借钱。你看我现在挺胖的，以前我特瘦，才 100 斤。1984 年，我生了小儿子，才几个月，我就带着他，跟他爸一块到北京来了。他爸修鞋，我带孩子，那时挺好的，可现在气死我了，他跟农贸市场一个卖塑料盆的女人跑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，走了两年多了。

到北京以后，我们哪儿都住过，从城西到城外，但修鞋一直在百万庄这一带。1986 年，我看他们修鞋修得挺好的，我想我也学着干吧，我也能挣钱。就这样，一直干到现在。后来，和我一起修鞋的那几个都回老家去了，他们也是我的亲戚，现在在乡镇工厂干呢。我攒了点钱，那间卖鞋的小房我是 1990 年盖的，用了 6500 元。买鞋的人不太多，这地方不行，要是在马路口就好了。鞋基本上是代销的。要说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，那没准。今天我就没怎么干活，太冷了，伸

不出手。你看我的手，裂的……（她伸出手给我看，有些红肿，裂着一个个血口子）。

我一个人还带着两个孩子，真累。有时烦了，也想回老家去。在这苦，在老家也苦。可那毕竟是家，有亲戚朋友。我不走，主要是为了孩子，等他们上了6年级再说，看能不能接着上中学。我从来没上过学，连小学也没上过，他们要是不能上学，我着急死了。只要他们能在这儿继续念书，我就老在这儿。

说话间她的两个儿子回来了，目前他们都在这附近的一所小学里读书。“你们晚上睡觉冷不冷？”我问。

“不冷，挺暖和的。”又补充说：“我妈也挺暖和的。”

“挤不挤？”

“不挤。我们一个头朝这边，一个头朝那边。”

“想你们的爸爸吗？”

“不想，一点也不想！他不好！”

这时，她忽然静静地说：“长大会想的。”

两个男孩又嚷道：“不想，长大也不想。”

她又说，他和她的老大长得一个样，大眼睛。那个男孩却马上眯起眼睛说：“不像，我是小眼睛。”

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，她几次搂起她的儿子笑着说：“我要让你们两个好，你们要是不好，我就不养你们了，行吗？”

“不行！”他们童稚的嗓音很亮。

你问生意顺利吗？还行。我觉得北京人特好，这是真心的，不是假话。看我带着两个孩子不容易，谁都照顾我，不欺负我。有时，有人修了鞋，多给我两三元，不让我找钱；用粮票的那会儿，他们主动给我粮票；学校的老师也特好，

我们不给老师送东西，她倒反而给我们送挂历。孩子上学没户口，也没要什么钱。我周围的那圈人都挺好的，农贸市场卖豆芽菜的，卖桔子的，我去买都不要我的钱。工商收税的，也从不为难我。我的房东，这间小屋的主人，也不向我要钱。晚上，他们总说让我到他们家暖和暖和再回来睡觉。不过，不知为什么，我不想去。我一般哪儿也不去，朋友让我一起去玩玩，我也不去。每天一完事，我就回到这儿，累了，想睡一会儿。我住在这儿觉得挺满意的，放心，这房外还有个院子，有一道门。我搬到这儿才几个月，原来的住处比这儿大，给拆了，我在鞋摊那儿住了几个月才搬过来。在北京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有的人已是我的老主顾了。他们说：你可别歇，你修鞋修得好，挺远的我们都来找你。我修一个拉锁一块钱，别人一块五。

电视新闻什么的，我没时间看。现在社会上有人干坑蒙拐骗，我看不好。人不能干缺德事，要凭力气吃饭。那天我的一个老乡在路上被人打了，被抢走 600 块钱，到现在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。以前，我有时晚上还进货，现在不敢了，都在白天干。

无论冬天还是夏天，我每天七八点钟就出摊，一直干到天黑。人都是逼出来的，我也是逼出来的，你想我要是有钱，我还会干这个吗？天这么冷，有时我真不想干了，可我还是得咬着牙坚持。

两个男孩一边听我们说话，一边看电视。小小的黑白电视，画面模糊。墙上挂着他们俩的外衣，人造革夹克。她说，一件是亲戚送的，一件是她花 100 多元买的。他们用水不方便，这样的衣服可以不经常洗。洗脸的水是从对面的小餐馆提来的，放上一盆底的水，一个先洗，一个后洗。弟弟

胖，什么都吃。哥哥有点挑食，嘴馋。弟弟顽皮地指着哥哥说：你看，他总盯着放在高处的那袋蛋糕（是我带去的）。他们已从北京这所小学的一年级读到了三四年级，能说比较纯正的普通话。

我从来不给他们买零食，有时看着他们怪可怜的，给他们买一点橘子。以前买东西比较便宜，可以多吃点，现在钱越来越不好用，吃得少了。好长时间不买肉了，肉那么贵。有时买点鱼或鸡架，鸡架最便宜。过年的时候再给他们买肉。不过，学校要交的钱我都给他们交，那次去航空博物馆，钱不少，我也交了，该交的就交。不管多困难，我能带好他们。我不想再找男人了，有这两个孩子，还找男人干吗？他爸爸走时说：我看你一个人能在北京呆住？气得我要命！你看我就呆住了，前些天电视台“东方时空”节目还来拍过我的电视呢。播出时，我看了一点，没看全。老大看了，他那天正巧生病在家（男孩一脸得意，庆幸自己正巧那天生病）。

自1984年以来，她一直坐在那个路口修鞋。不久前她丈夫又回到了她的身边。她的两个儿子小学毕业后，返回老家读中学。最近，这条街上的农贸市场等摊位全部被拆除了，不知她去了哪里。

我最高兴的是独立

牛慧琴，40多岁，老家在河北农村。嫁到北京后，当过几年工人，后来卖报，现兼做报刊批发“二道商”，下有九十多个摊点。

采访时间：1996年8月。

这些年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骗人的人，最恨的就是骗子，说话不算数，心口不一致。有的人当面说得挺好，背后又做一套，今天玩个心眼，明天兜个圈子，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。

最高兴的事是独立，做事可以自己做主，不受骗了。以前我挺傻的，经过好多事儿以后，我也有点心眼了，我毕竟能看穿他们是怎么回事了。

官方面儿，有的该管的不管，有的瞎管，都出了法律的轨道了。这是我最苦恼的。受点累没关系，我觉得我这是辛苦、力气、血汗，实在卖的是苦力，那汗珠一掉八瓣！就是别乱管我们了。

那时我30出头，不知道累。

我原来在福利工厂干临时工，可孩子小，没人看，没辙，就不干了。我在家，可他那时一个月才挣40多块钱，

想来想去，找不着别的活儿，就卖点报吧。开始特不好意思，没出头露面干过这事儿，没做过买卖，就怕被人看见。那大约是10年前吧，一张晚报才3分钱；卖一张《球迷》报，挣4厘钱。为了多挣几块钱，除了自己卖报以外，还给别的摊点带点报，挨家挨户地去送，也不觉得烦，心里想着多挣点钱能多给孩子买点吃的。每天发完报，都到晚上9点多了。

一开始，我的摊儿就在珠市口那儿，弄个自行车，后来才买了报刊车，工商局让买的。我卖的报有30多种，每天5点多钟到邮局取广播电视报，6点钟取回来，在大街上卖，冻得那手……就是为了赶6点半到7点上早班的那拨人，一早上能卖二三百张呢！

后来，各报尽是自办发行的，这才找了“渠道”。在这之前，只有外地的《球迷》、《采风》、《新家庭》、《民主与法制》报等直接发给我们，就好像我们是他们的大户，我们再往下面的小户发，最后把钱都一块收回来交给人家。随着自办发行的报社多了，加上原来做二渠道的一些人老了，不愿干了，我这才一点一点地做得越来越多了。咳，也够辛苦的，蹬着个三轮，驮着的报纸有二三百斤重，累得那汗，正中午，晒得你，都能给你晒熟了。有的报是夜里到的，再发下去，等到干完了都早上4点多了，扫街的都来了。

那时，早上卖完报，回到家就9点多了，洗洗涮涮。中午1点多再去邮局取一次报，再去卖，这就没谱了，9点也是它，10点也是它，什么时候卖完什么时候算。说实话，这帮卖报的挺不容易的，刮风下雨的，一砸好几百张呢。比如晚报，好天儿不够卖的，可天儿不好的时候，没人买。有个摊，卖到晚上10点多，250张报一下子砸了200张。挣

这点钱，可真不是个滋味，不过没辙。那会儿一个月下来，挣二百块钱就算多的，一般是一百多。现在能挣三四百块，多的挣到六七百块，有的摊儿，好摊儿，而且整天出摊儿，能挣一千多。

现在我还有个摊儿在刘家窑呢，离家挺远的，不是为了多卖点吗！宣武区卖不动，你看，这一带隔不远就是一个摊儿。这个摊儿我有时去，有时不去，找了个帮手，他停薪留职，也挺困难的。

就说今天这一天吧：早晨7点到东直门、新街口，把报取回来，再给小的摊点去送，送回来要对对看，有发错的没有？有的该来取的，有没有落下？都得记下来。一个礼拜，从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这样，天天如此。吃不好饭，刚要回屋吃饭吧，这儿来人了，取报来了。要是公家，吃饭时间就是吃饭，踏踏实实地吃，可我们这样不行。睡觉也是，9点、10点了，人家来了，找你有事，你就得应承。要是机关里，5点下班，5点10分准没人了。

下发的摊儿，有90多户，每户都是10张5张的，顶多20张。虽说有人能自己来取报，但不少户还是得由我送，一天也得跑个二三十个点。这些卖报的有的80多岁，有的20多的，老中青都有，有待业的，也有工厂“优”下来的，也有家里生活紧张的，还有上着班的，利用业余时间卖报，什么样的都有。

我的收入比他们强点有限，比他们辛苦多了！他们只管自己卖就行了，我这天天一大早就去取报，家里的事全干不了。一个月能收入2000块钱吧。比上班强点，比如像我爱人他们厂，不景气，一天八小时，才拿200多块钱，干脆别干了，帮我吧。他现在也是停薪留职。现在东西都那么贵，

又有孩子，这么大的孩子，出去人家手里都有钱，他手里没钱，让人看不起。

每次取报，我先垫钱，一般是一个星期跟各摊儿结一次账。有时候为点钱这份着急，晚上 11 点还上街上去，收钱去，私人做点买卖不容易。你看公家，邮局的往那儿一坐，不用说，该交款的就颠颠儿地都去了。有人故意坑人，我们收的假钱都有 100 多块了；还有的耍赖皮，不务正业的主儿，该交钱的时候不交。有个摊儿欠了我 2000 多块钱，到现在都没还，非但不给钱，还把我们家门撬了。今年他可能又进去了，抓起来了，上东北了。等他出来，这 2000 块钱可能就打水漂了，前些年 2000 块钱还是钱呢！

电话铃响。她接电话说：“……行！你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吧。还‘糊’着呢，那好，你先潇洒着。”打电话的是她的一个客户，正在“搓麻”，过会儿再来取报纸。她笑着说：你看，人家都有空玩，就我没时间。我也不会，顶多“条”啊“饼”的，还能认得。

从邮局进的报纸能赚定价的 16%，从报社直接进的赚 20%。我一般能从一张报纸中得到 5% 到 10% 的利，不过利高的卖不动（笑）！

这十几年，觉得太累，不想干了，可是又没别的能耐，凑合干吧。

这些年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骗人的人，最恨的就是骗子，说话不算数，心口不一致。有的人当面说得挺好，背后又做一套，今天玩个心眼，明天兜个圈子，我最恨的就是这种人。

最高兴的事是独立，做事可以自己做主，不受骗了。以前我挺傻的，经过好多事儿以后，我也有点心眼儿了，我毕